

小说中的国企改革

程树榛

沈从文

究竟怎样活

职工怎样活？
厂长怎样活？
企业怎样活？
市场怎样活？

程树榛 主编
作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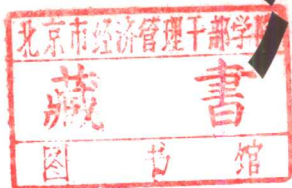


7207.1
123

77553

小说中的国企改革

究竟怎样活



程树榛 主编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究竟怎样活：小说中的国企改革/程树榛编。—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7.12

ISBN 7-5063-1310-3

I. 究… II. 程…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4719 号

究竟怎样活——小说中的国企改革

主编：程树榛

责任编辑：张亚丽

装帧设计：李 芸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93 千

印张：12.75

插页：2

印数：001—10100

版次：199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10-3/I·1298

定价：18.5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刘白羽

这是一幅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画卷。

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前后，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席卷大地的洪流，千千万万的干部和工人殚精竭虑、奋发自强，英勇地开辟新道路，迎接新生活。人民在创造历史，现实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事业中显得无比深厚、无比壮丽。

在这样的时刻，每一个关注着、分担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的文学工作者，都听到了时代的紧迫召唤，他们诗情充沛、思虑深沉，写下了大批反映国有企业改革的优秀作品，这里所选的是其中的七篇，我相信，这七篇小说充分体现了我们在这题材领域取得的最新进展和成就。

国有企业的改革无疑是复杂、艰巨的，旧体制的重负与市场规律的要求，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效率与公平，理智与情感，都在发生着严峻的冲突和调整。小说家们直面现实，从纷繁错综的矛盾中有力地表现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些作品证明，只要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我们的文学就必能达到现实主义的“本质真实”。

这里的每一篇小说都是震撼人心的，改革中有欢笑、泪水

和汗水，更有披肝沥胆、肝胆相照的时刻。每个企业、每个城市，当那里的干部和工人们真诚地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共同面对挑战和机遇时，他们就必定能够走出困境，再创辉煌。这种同舟共济、万众一心的社会团结，是改革大业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在这七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由市长、厂长到工人、市民等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由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安全、稳定的港湾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阔海洋，每个人都经受着时代的严峻考验，正是在这种考验中，一种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重新塑造着人们的生活信念。在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在工人和干部中，真正的“新人”正呼之欲出，他们是我们社会的中坚，是“民族的脊梁”，小说家们满怀激情地表现和讴歌这些体现着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使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得到了新的扩展和丰富。

尽管这些作品或许还不够成熟，不够深刻，尽管在宏伟的、浩浩荡荡的历史映照下某些具体的作品可能还显得有些苍白，但是，我相信，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小说和近几年来其他广受欢迎的现实主义作品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留下鲜明的印迹。时代为我们的文学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新天地，只要我们的作家真正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真正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的辉煌史诗。

目 录

序	刘白羽/1
钳工王	梁晓声/1
城市	谈 歌/49
斜阳与辉煌	张国擎/108
七千万	于 卓/204
最后一座工厂	肖克凡/253
学习微笑	李佩甫/316
我的大学	赵 刚/359

钳工王

梁晓声

好大一场雪！

这是一九九六年最后几天中的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四天后一九九七年就和人们碰脑门儿了……

章华勋在梦中被电话惊醒——“厂长，下雪了！”

他听出是厂办主任李长柏的声音。他先撩起窗帘一角朝外望了望，天还完全黑着。扯亮灯，又从床头柜上抓起手表一看，四点十五。

“你没见过下雪呀？”

他不禁有些生气。他昨晚十一点半才回到家里。和港方代表的“谈判”很令他沮丧。事实上那并不能算是一场正式的谈判。谈判结果早已形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他企图改变合同内容的要求显得唐突而又强人所难。全过程无非是他慷慨激昂了一通，甚至大发脾气——对方非常有涵养，非常理解，却又爱莫能助地听着罢了。结束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没改变。这一点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明知改变不了什么竟仍然强烈地要求改变什么，完全是受一种巨大的责任感的促使。没谁逼着他非担

负起那一种责任感。他有充足的理由推卸得一干二净。是他自己非负担起那一种责任感的。它鼓励他扮演一个挺身而出同时回天乏术的角色。

“三二三”厂是国内的老军工厂。建国以来它一直生产一种东西——枪。各式各样的枪。各式各样的枪所需要的子弹。“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生产的枪武装过志愿军。那时它只有五百多人。现在发展到三千多人了。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果包括，已经一万二千余人了。在A县之县城的东南地带，“三二三”厂的三千多名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片庞大的社区。不过是一片房舍老旧甚至可以说破烂不堪的社区。整个社区内仅有几条水泥路和几条沙石路，其余皆是土路。当地的土质盐碱成分含量大。灰白色。狼粪那一种灰白色。夏秋两季，大风一刮，灰白色的土尘飞扬起来，远远望去像放了烟雾弹似的。而春季冰雪一化，土路皆被踏成一条条灰白色的泥泞带。因而邻县的一家鞋厂，与“三二三”厂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三二三”厂的职工，每家都有邻县鞋厂生产的几双胶鞋或雨鞋。自然是“批发价”。除了厂一级领导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住的是几排砖房，其余人家住的全是泥房。泥房当然也是灰白色的。所以A县人，将他们那一片社区叫作“茧房区”。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及子女，不分老少，一概地叫作“蛾子”。

但正是经由这些“蛾子”之手制造出来的枪，始终源源不断地供给着中国的军队。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大约每十支中国造的步枪的枪身上，有一支准印着永远也磨不平的“三二三”。前几年，军工厂“下马转产”，“三二三”厂错过了机会。中国既还有军队，军队既还需要枪，就不能没有造枪的厂。世界还没和平到使中国人认为可以解散军队的程度，这个道理是再简

单再明白不过的。结果“三二三”厂“下马转产”的报告没被批准，仍造枪。主要是步枪。“三二三”厂生产的步枪是跟上世界水平的。中国军人“大比武”年代的“神枪手”，乃至近些年在国际射击比赛中获了金牌的冠军们，用的也几乎全是“蛾子”们造的步枪。

中国毕竟不是一个靠输出军火富强的国家。当然也不允许军火贩子的存在。没有战争，武器的生产便没有利润可言。但“三二三”厂的“蛾子”们一如既往，一代代为国家造枪。“三二三”厂一年比一年穷。它的前几任厂长，曾因资金短缺修不起厂房，改造不起社区的路况而烦恼多多，一筹莫展。它的后几任厂长，却早已因拖欠工人的工资而有苦无处诉了。像许多大中型企业一样，“三二三”厂的退休工人，比在厂职工还多出一千余人。如今，许多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来“调整”了，有些商品的价格已涨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但“三二三”厂生产的精良步枪，毕竟非是什么“商品”，毕竟不可能按照“市场”行情来进行价格“调整”。毕竟不可能靠广告宣传，靠消费导向制造对枪的销售热点。

“三二三”厂的穷也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蛾子”们的日子过得穷，更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穷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无须防贼。在“三二三”厂的庞大社区内，多年来没发生过失窃案。某些人家仍没养成离家锁门的习惯。县城里的贼也不滋扰“茧房区”。知道那里没油水儿。

三年前，一位军界首长视察“三二三”，所见令他辛酸万分。

一行人走在社区内，走至一户人家门前，见门虚掩着，军界首长问：“可以进去看看么？”

陪同的厂长书记们说：“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首长请

进去看看吧！”

于是十几个人都进去了。屋内无人。里一间，外一间，只有几样破旧家具。火炕上铺的是城里人家十年前时兴铺地的那种简易铺地革。图案已经磨损得模糊了。

首长秘书说：“什么东西，用得好莫如用得巧。这就是用得巧的一个例子。不过这地板革太旧了，该换块新的了！”

党委书记听了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是太旧了！”

厂长也说：“该换块新的了。的确该换块新的了！”

章华勋当时也是陪员之一。他当时是李长柏现在的角色——厂办主任。他当厂长后，李长柏才替了他的厂办主任。他当时听出了，也看出了书记和厂长的话说得都不那么由衷，都不过是在虚与委蛇地随口附和罢了。他忍了几忍，终于没忍住，冷眼瞪着首长秘书说：“换块新的当然好啦！那多美观呀！可那不是得花钱买么？工人的钱是工资。厂里已经三个月只发百分之六十了。工资基数低，平均下来不过一百七十多元。你的算术一定比我好。你算算，一百七十多的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他的话，使首长秘书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讪讪地仰望屋顶，默默退了一步，避开他那不敬的目光，隐到了首长身后。

他说话时，首长没看他，而在瞧着炕上的一盆蒸土豆。他说到工资基数时，首长从那盆里拿起一个土豆，剥了皮，挺爱吃地吃着。待他的话说完，首长手里的土豆只剩下了一小块儿。首长将土豆全送入口中，掏出手绢擦手。首长咽下土豆，揣起了手绢，这才将脸转向他，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脸问：“你是厂里的什么人物？”

党委书记替他回答：“首长，他是厂办主任。姓章，文章的章，章华勋。他父亲是解放前咱们兵工厂的有功之臣，四七

年牺牲了。那时他刚一岁多。”

首长仍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脸问：“这么说你是烈士子弟啰？”

他刚欲开口，厂长又抢先替他回答了：“对对，他是烈士子弟，烈士子弟。”

厂长一边说，一边向他暗使眼色，那意思是免开尊口，别惹首长不高兴。他明白，书记和厂长，都是为他好。因为首长在视察过程中，已发过了几次火。

首长又问：“听你刚才那话的意思是，工人们已经穷得连几米铺地革都买不起啰？”

这一问，使书记和厂长一时你看我，我看你，都噤若寒蝉，不敢替他回答什么了。其他一千人等，也都面面相觑，空气一时仿佛凝固了。

他犹豫一下，以肯定的口吻说：“对。情况正是首长理解的这样。尤其这一家，生活更困难。”

“厂里像这一家生活这么困难的工人，还有多少？”

“少说有几百户。”

首长不再问什么了。又抓起一个土豆，若有所思地剥着吃。比吃第一个土豆下口慢了。

于是书记说：“大家吃土豆，吃土豆呀！这土豆是厂里开了片荒地自己种的，很沙，也很面。”

于是厂长双手去抓土豆，一一分给大家。

于是大家都默默地剥着吃。偶尔有人小声说，是很沙，是很面。只有章华勋没接土豆。他若接，就不够分了。当然他没接，并非因为不够分。而是心里知道那盆土豆的重要，不忍接了吃。

大家正吃着，一个少女回家了。她见满屋子人，显得非常

局促不安。目光朝炕上一望，见小盆空了，一个土豆也没有了，愣了片刻，哇地一声哭了。

大家被哭得懵里懵懂。

章华勋从旁低声说：“咱们把她家的午饭吃了，孩子下午还要继续上学呢！”

屋里的空气顿时又像是凝固住了。

有那没吃完的，窘态万状地，将手中啃得不成形的土豆，惭愧地放回了盆里。

首长的秘书尤其窘尤其惭愧，连说：“对不起对不起……”

“你别废话了！”——首长打断他：“你给我到县里去买馒头！买包子！买烧饼！买挂面！要多多地买！开车去！限你十分钟内买回来！……”

秘书二话不说，拔腿便走。

首长蹲下，双手轻轻拉住那少女的双手，端详了她片刻，张张嘴，想说什么，话到唇边咽回去了。首长直起身，摸了一下少女的头，从内衣兜掏出钱包，放在了炕上。愣了愣，又脱下呢大衣，撸下手表，一并放在炕上。

首长一言不发，谁都不看，拔腿往外便走。

众人默然，肃然，一个个悄无声息地跟将出去。门外蹲着一个人，正是五十多岁、胡子邈邈、面色黑黄的“钳工王”。那是他的家。那是他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儿子，当时读高中，住校。

首长发现“钳工王”，脚步停住了一下，似乎想走到“钳工王”身前去再问什么话，但犹犹豫豫的，又将目光从“钳工王”身上转移开了。撇下众人，独自蹒跚前行。

章华勋注意到，首长眼角挂着一滴泪。

他问“钳工王”：“你怎么见家里有了客人，就连家门都不

进了？”

“钳工王”袖着双手，头也不抬地嘟哝：“日子过成这样，没脸待客。更没脸见什么首长。”

那时刚过完新年，离春节还有半个来月，正是最冷的日子。一阵北风啸过，卷起一团雪，将首长瘦小的身影几乎完全裹没了……

众人怕首长冻坏了，有的在拦车，有的脱了自己的大衣追赶上去……

春节一过，刚到三月份，上级出其不意地下达了文件，批准“三二三”厂转产。并批准可以行使如下企业自主权——合并、被兼并、合资、拍卖，乃至宣告破产。

这一文件使全厂干部职工着实地欢天喜地了一番。仿佛那文件本身即是一剂灵丹妙药，足以使该厂起死回生似的。

公正而论，三千多被叫作“蛾子”的军工厂的工人们，并非一个个皆是穷而惰，一门心思坐等国家拯救的人。有一个时期三千多人下了班几乎人人都去摆摊儿“创收”。但是全县城才十几万人，是个穷县，忽啦啦剧增了三千多摆摊儿的，别的百姓还做不做小买卖小生意了？“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老百姓终于获得了被允许做小买卖小生意的“特权”，一旦受到来自三千多“三二三”厂的工人巨大冲击，矛盾发生了。由发生而渐渐激化了。“三二三”厂是军工厂，又使这一矛盾似乎带有了影响军民关系的性质。于是县里的领导们，紧急会晤厂里的领导们。最后解决矛盾的办法是——在县城边上，辟出一块场地，专供“三二三”厂的三千多工人摆摊设位做小买卖小生意。三千多人，形成了一处规模极庞大极壮观的民间贸易市场。但县里的居民们，定了同盟之约似的，几乎都不到那市场去买什么。因而那市场的情形往往是只见卖家，不见买主。

三千多人的工资水平都很低，消费水平更有限得可怜。人人都成了卖家，县里的居民又不去买，买卖状况是多么冷清也就可想而知了。往往是捱到天黑不得不收摊儿时，以我家的萝卜，换你家的白菜，或以你家的小葱，换我家的大蒜罢了。

章华勋和工人们的关系都挺不错。那时他常想——怎么着肥水也别流外人田啊！买菜啦，买小东西啦，他一向去那市场。但工人们都不好意思收他钱。几元钱的东西，关系挺不错，能好意思收他钱么？几次以后，连他也不去那市场买菜买东西了。

不久市场自行解体，又成了一片空旷地。有许多工人非但没为自己的家庭“创”什么“收”，反而还赔了钱。都道是买卖买卖，有赔有赚，赔赔赚赚。可对每月工资只能拿到手一百七十多元二百来元的百分之六十的他们，一个月内赔个一百来元，就足以赔得他们胆颤心寒啊！

他们只剩下了一个盼头，盼着什么效益好的厂来与他们合并，盼着什么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来兼并他们，盼着有外商来支持本厂的转产。在盼的过程中，并未停产，还一如既往地造枪。总不能停了产盼着啊！他们普遍都有这样的觉悟。一边生产一边盼，仍月月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

有一阵子，厂里的头儿们似乎全都变成了公关先生，从早到晚忙于接待，忙于引领着来宾们四处参观，一个个介绍起厂情厂况来，都变得能说会道了。当然，还要陪宴。既陪宴，也就还要陪酒。常都喝得红头涨脸的。厂里的工人们，不像别的厂别的企业工人们，看见了知道了就来气，就恨，就骂娘。恰恰相反，他们高兴。知道厂头儿们是在忙于为厂找“婆家”，为工人弟兄们找出路。那一阵章华勋最忙，跑前跑后，忙得一天到晚顾不上回家。而他和厂头儿们一旦消停了，不在会客室

里而在办公室里了。工人们的情绪便低落了，有人便垂头丧气长吁短叹了……

终于有一次几乎就让工人们盼出头了——国内某公司意欲接手改变“三二三”厂的命运了。意向书已签订了。消息不胫而走，已经沸沸扬扬地传开了。工会主席已经向车间主任们下“毛毛雨”了，说不久将要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重大选择了……

但后来摸清了对方们的牌路——他们并不诚心改变“三二三”厂的命运。他们的动念在于据说国家将会贴补的三千多万“企业破产安置费”。一旦三千多万到手，他们便宣布“三二三”厂破产，用一千多万打发工人们回家，余下的一千多万，岂非得来全不费工夫么？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险些既成事实，上一次空前大当！工人们一怒之下，揍了那些“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家伙们一顿，并烧毁了他们的一辆“凌志”。他们想告，想要求赔车，但惹恼的不是三十名三百名工人，而是三千多名工人。这个数字使他们畏惧，没敢告……

经历了那一件事，领导也罢，工人也罢，似乎全都明白了——他们的厂不是俊俏媳妇，没人愿娶！县里自是没有魄力接受的。两亿多元欠款，县里若接收了，猴年马月才能替厂里还清啊！省里也没一家企业或集团公司有胆量染指“三二三”厂。除了两亿多元欠款，还有三千多工人转产后的再就业问题，还有四千多退休工人的劳保福利问题呢，还有工人子女的就读问题呢！“三二三”厂是企业社会化的一个典型。

好事多磨。现在，厂是终于“嫁”出去了。用词更恰当地说，是卖出去了。卖给香港富商了。合同一年前就签毕了。并且公证了。具有了法律性质。前几天，香港富商派全权代表来

正式接收工厂了。而也直到前几天，章华勋才明白，按照那合同，全厂四十岁以下的工人，只有百分之五十经过严格考核，方能重新被招募为合同工。其余百分之五十的工人，只有一个选择——领取几个月的辞退金，回家另谋出路。而四十岁以上的工人，只能照顾性保留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八十也得领辞退金回家！也就是说，全厂三千多人中，将有半数以上陷入失业困境。

这合同是前任厂长签的。当时人们皆因厂终于被“嫁”出去了而高兴。仿佛人人自己都是“老大难”女子，终于被“嫁”出去了一样庆幸，一样喜出望外。所以也就没谁真正关心那合同的详细内容。前任厂长签完那一份合同不久，香港方面就汇来了一笔款，于是全厂工人都补发了工资。那一天一些年轻的工人们，放了鞭炮，扭起了秧歌。这之后不久，前任厂长调到省里当什么厅的副厅长去了。还带走了几个人，都是了解合同内容的人。从此，那合同就在保险柜里存放着，没谁再去多想它。连新任厂长章华勋也不曾多想到它。更不曾打开保险柜看它。他认为，自己这个新任厂长，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位过渡厂长。而过渡时期又是很短的。香港人一来，自己将这个厂一交接清楚，自己这个厂长也就等于自行的废黜。连自己的去留或任用，都将听香港新厂主的安排，他哪里还有那种打开保险柜取出合同文本细看的好奇心！……

他是在收到一份电传后才命秘书取出合同文本的。那是一份很普通的电传。文字极短，通告全权代表何日到达而已。他看那合同文本时心理很特殊，似乎有几分不情愿，有几分被迫。似乎与自己的命运紧密相关，又似乎与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对这个厂有深厚的感情，却对自己的去留持无所谓的态度。儿子已经上大学了。学费全由岳父母包管了。岳父母都是

离休的师级干部，他们只有一个女儿。儿子的大学和岳父母安度晚年的干休所在同一城市，使他们夫妻俩简直半点儿都不必为儿子操什么心。至于他自己，他的几名当“总裁”当“董事长”的大学同窗，已向他发来了又郑重又诚挚的邀请信，希望他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当位副经理什么的。许下的月薪也是很可观很令他满意的。何况，他这位厂长，并非上级红头文件正式委任的。厂都将不厂了，还委任的什么厂长呢？说得体面点儿，是“代理”厂长。说得不敬，其实不过是短期的“维持会长”。在这个厂还没被接收前，总得有个人临时维持着不是？不能叫人家来接收一盘散沙无首人群吧？

但他看过那份合同后，震惊极了。呆坐了半天，接连吸了三支烟，仍缓不过神儿来！一半还多的工人明摆着将要面临失业呀！他妈的怎么能这么卖厂！这不是卖厂，已经意味着是出卖一千几百名工人弟兄的最根本利益了呀！他妈的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升官呢？走时还受到许多工人们自发的欢送！工人们还依依不舍千恩万谢！

他恨得七窍生烟。如果对方正在他面前，他定会一个大嘴巴子狠狠地扇过去！

他又将那合同文本锁进了保险柜，没敢将他看到的内容向任何人透露。倘若合同中的两个百分数被工人们知道了，后果不堪设想。愤怒起来的工人们，也许会变成三千头愤怒的狮子吧？

从那一天起，他没再睡过一个踏实觉。

从那一天起，他觉得他肩上担起了一份责任。他想他章华勋，要为工人弟兄们的根本利益义正词严地向港商的全权代表提出修改合同的建议。不错。使合同生效的是法，但在这个国家里，与法同在的，总该还有点儿良心吧？三千多几代工人并